

山
魂
水
魄



山魂水魄



安大伦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沈阳

B769339

责任编辑 晓 寒 卞云阁

封面设计 邹本忠

责任校对 念 凉

山魂水魄

——本溪文学十年作品选

主 编 安大伦

*

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）

七二二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1.75 插页：2 字数：250千
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

*

ISBN 7-5610-1215-2

I · 193 定价：6.00元

（辽）第9号



本溪文学十年作品选

1979 — 1989

目 录

小 说

上访者·····	熙 高	1
人世间·····	胡清和	12
矿工秃老美·····	孙淑敏	25
桃园无故事·····	张立砚	41
正是好年华·····	李 强	55
花是有情物·····	郑吉民	70
第一个情人，是树·····	老 乔	85
老 药·····	黄开中	93
一个青年教师的日记·····	晓 寒	108
押 炕·····	李月英	119
踩错的舞步·····	雨 叶	124
可怕的高度·····	戴润涛	133
被扭曲的人·····	王忠杰	138
采空区·····	宋志纯	151
婚礼将如期举行·····	白剑秋	166
弥留之际·····	初 春	175
隐 秘·····	郭 庆	181
你是钥匙我是锁·····	徐恒春	185
生 命·····	李法庆	189
爱才的人·····	祖本源	192
爱之茧·····	杨桂芝	197

无 言.....	完 三	200
夫妻之间.....	孙冬安	203

散 文

山风，吹起了麻花蓝围裙.....	马牧边	208
我的情书.....	张正隆	213
为普希金娜而歌.....	倪诚侃	215
承德秋痕.....	林溪岩	220
正月十五抹花泥.....	刘益令	223
“威尼斯商人”和“黛莱达”.....	肖 哲	227
月 忆.....	于晓光	232
我更笨.....	两 亨	236
三十五岁的女人.....	晓 梦	239
寻找鸽子.....	白雪曼	242
小雨逐夏.....	田 华	246
秋 雨.....	李 丹	250
春的礼赞.....	霁 雪	258
在乡情更怯.....	李一萍	260
日 子.....	徐 恺	263
鸽 巢.....	王 燕	265
墙.....	姜宝才	268
我当年的女伴们.....	祝焕荣	271
山村濯洗图.....	杨淑云	275
岁寒三友.....	俞春林	278

诗 歌

心，不是自己的（外二首）.....	张 捷	282
啊！生命.....	孙 承	286

我打碎了一盏路灯（外二首）	冯金彦	291
精 神	华 舒	296
山湖写意	李亚光	299
花的回音（外二首）	徐竹影	301
酒（外二首）	安大伦	303
一个女人的发现	秦桂芬	307
冬日的树林	申 琳	313
狼孩，我替你说（外一首）	赫中山	319
山路上，我遇见一个年轻的尼姑（外二首）	刘兴雨	323
游 子（外一首）	夏梦花	327
蚕山雨	村 人	330
我们，一群年轻的黑龙（外一首）	贾 枫	332
山林没有魂	江 心	336
孩子，你不要长大	高凤超	339
就为这句话	李世威	341
落 日	李兴廉	343
人 情（外一首）	痴 夫	345
情人岛	卢 伟	347
被丑化的当代大学生	常 新	348
初——	那 丽	350
雨	程绍刚	352
你爱过	刘国丽	353
水泥，你这血性的男子汉	虫 儿	354
第一次走进蒙古包（外一首）	刘德林	357
冬天的思考	花凤江	359
猎人的妻子	马贵明	361
春日短章	谢大禹	363
生活拾零	魏宝库	364

哲理诗.....高广一 366

编 后..... 368



看上去还残留着中年人的潇洒，实际上已经知了天命。貌似庄重，内心却颇丰富。涉足文坛三十年，成就却不够相称。官儿不大，为文友办事倒是热心。大小七八次获奖，收入却不如当一天倒爷。国级会员，出过集子，也上过选刊，外省人却只知其名，不知其文。

如此而已，熙高也。

上 访 者

熙 高

做梦也没曾想过，我，一个机关干部，成了一个上访者，一个进京告状的人。几年前，仅仅因为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了“毒毒的太阳挂在高空”，就说我谩骂红太阳，打成“反革命”，扣发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工资。我爱人吓出了神经官能症，至今不能工作。现在，虽然给我平了反，补发了工资，但，我和全家心灵上的创伤、经济上的损失、名誉上的败坏，都弥补了吗？都治愈了吗？都赔偿了吗？更令人生气的是那些棍子英雄们，当年，他们喷着唾沫星子批判我的“用心”，挖掘我的“根源”，好家伙，恨不能一口把人吞下去！现在呢，他们还是他们，光检讨几句就算完了？当年我检讨八次怎么他们还不放过呢？

为这事我早就想出气，但没机会。恰好，组织上让我进京

办事，我就到国务院上访站诉了冤屈，当了一个上访者。

眼下，上访结束，春节即将到来，必须尽快回家。但是，没想到火车票成了大问题。由于临近传统的节日，旅客骤增三、四倍，东单的火车票预售处必须半夜去站排才能买到卧铺票。试想：人家早八点半才开窗口，你半夜就站在那冷屋子里，那种罪该怎么熬啊？我宁可坐硬席挨挤，也不挨半宿冻！于是，我舒舒服服地在旅馆睡了一宿，早八点才来到东单。

一夜大雪使北京全城一片洁白。西北风卷着雪花专往脖子里钻。脚下的积雪咯吱咯吱直响。预售处房檐上倒挂的冰溜子威胁着人们的脑袋。排队买票的人组成的十几条长蛇阵在屋子里蜷曲不下，尾部甩到门外。

我望而生畏，但也只好排到最后一位的身后。这工夫马上有人递来一个排号的纸片，上写206。我明白了：前面已经站了二百零五位，看来，没有三个钟头甬想挨到窗口！唉，等着吧，谁让我们国家经济落后啦，谁让我们的交通工具不现代化啦，谁让自己贪图睡一宿囫囵觉啦。我把皮毛大衣领子竖起来，脖子一缩，认可了！

“你买票？”

有人触我胳膊一下，用我的家乡口音这样问。我扭头一看，是个拄着双拐、一条腿的残废人。他穿一身破破烂烂的劳动服，戴一顶掉下一扇护耳的布棉帽，大体属于工人的打扮，约摸五十来岁年纪，连鬓胡子，眼睛通红，眼边溃烂，厚厚的嘴唇，冻得瑟瑟发抖。他一边往松树皮般的手上哈着白气，一边用期望的目光盯着我。他是谁？怎么这么面熟？唉，看我这记性，年龄不大，常常在熟人面前失礼！

“啊，啊，我在买票。你……”

“你有零钱吗？”

哦！不是熟人，是讨小钱的。我脑海里立即产生一种情绪，

嫌他离我太近，怕他哈出来的气吸进我的肺里。但，我不能有失干部对人民群众应有的态度，便稍微躲开一些距离，微笑着说：

“啊，零钱，我没，噢，翻翻看，有也可能不多，你等等……”

“不是，我不是向你要钱。”

“那……你？”

“我是想问你：愿意站到前头去吗？你能买到卧铺。”

我茫然。他怎么有“权利”让我站到前面而又有“能耐”保我买到卧铺呢？

他没解释，一伸手掌，露出一张写着“5”号的纸片，跟我的“206”号纸片一样。噢！懂了：他出卖优先购票权。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一元一角五分。”

嗨，价格多么具体，象不可更动的国营牌价似的！奇特的社会现象！我思考着：花一元多钱赎回三个钟头的雪天罚站，又保证了火车上旅途的舒适，值！可是，一元一角五分的人民币就这样抛掉，未免出手无名。这叫哪一份开支呢？叫新式小惠？荒唐！

好，认可了！我拔出皮手套里的右手，开始摸钱包。

“别急。票到手再说。”

他的双拐一点地，跨出一步，领着我进了售票室。门口的水泥地上结了一个柱子般的冰疙瘩，绊了他一个趔趄，要不是我手疾眼快扶一把，他的门牙不一定保住。看着他惊慌的表情，我又一次觉得，好象在哪儿确实见过他。

我们俩挤到窗口，恰好里面喊第5号，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一张卧铺票弄到手了。当然，高兴之余，该付价了。我拿出一元一角五分钱向他手中递。

“不忙，你先点点我的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先点清我的。两分明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我迷惑不解他的意思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破损得不成样子的工作证，打开，取出夹着的一堆汽车、电车票的报销凭证。有两角的，有一角五的，有一角的，有捌分的，还有伍分的；有红色的，有绿色的，有白色的，有蓝色的，还有半黄半紫的；有长形的，有方形的，有带框的，有不带框的，还有撕扯不整的。他往我手里一递说：

“整整是一元一角五分。”

“你这是……？”

“我给你报销券，你给我现款。就算我挪用一步公家的钱。实在没办法。”

啊，我这才真正明白：我的购票优先权的价格，原来仅仅是让我替他报销。我有些激动，又觉得这价码太便宜了。这些报销券，我回去可以如数报销，自己分文无损嘛！

“唉，你真是！啥时候来站的排？”

“半夜一点二十。”

“哎哟，挨了七个钟头的冻！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只为了兑换这一元多钱？”

“唉，没办法。”

“你是干啥的？”

“上访的。”

我的心一跳，好象被扎了一锥子。他也是上访的，我俩是“同行”！我热乎乎地睡了一宿，他却挨了半宿冻。一场交易，我一无所失，占了大便宜；他却失去了无法估价的健康和尊严！

“你为啥事上访？”

“为了……当……反革命。”

呀！他也是“反革命”，又是“同行”！不过，“反革命”三个字，他说得十分为难，又脸红，又口吃，低下头塞了塞破棉袄的棉花。我一方面觉得这个“同行”可怜；另一方面又想到他可能真是“分子”。要不，干嘛不理直气壮？把你打成“反革命”的“四人帮”和他们的爪牙们倒台了嘛！是你出出冤气的时候了嘛！

“你是不是真反革命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急着兑换报销券干啥？回单位报去嘛？”

“唉，我还没个单位。再说，又不是公家让咱来上访的。”

“那也让他们报！谁让他们把你打成反革命了！”

“唉，手头实在困难。孩子超过了一米，也要票！”

“孩子？”

“她妈死了，只好跟着我。”

“孩子在哪里？”

“在车站的暖气片底下等我呢。”

“没住旅店？”

“接待站倒是给安排了旅店，也发给不少生活费，可店里每宿收三角！唉，哪不一样睡？能省就省点。”

说到这儿，他闭了闭眼睛，身子晃了一下，拐杖挪动一个支点，重新找到了平衡。看来，冻饿交加的身子太虚了。我鼻子有些发酸，动了恻隐之心，又从钱包里掏出伍元钱。管他什么“分子”，太可怜了。

“你拿去用吧。”

“不。谢谢。”

“拿去吧。”

“不，不！”

说着，他只揣起我给他的那一元一角五分钱，转身走了。他

那一颠一拐的步伐，好象满足的跳跃，而我倒觉得那拐杖每一下都戳在我的心上。

票已到手，我也没必要呆下去了，就随在他的身后也走到大街上。忽然，一列散散乱乱的队伍从火车站的方向开来，一看便知是一群外埠的上访者。有的包着头巾，有的背着包袱，有的携儿带女，还有的带着行李。队伍最前面，举着一道横幅标语，是用家织粗布的床单连成的。布上贴着一条白纸黑字的大标语，写的是“希望尽快解决我们的冤案问题”。标语下面，有一个人带领大家呼口号，吸引得马路两旁的行人都停止了脚步。

然而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走在我前面的那个拄着双拐的残废人一见这支队伍，立即迎上前去，照直走到横幅标语的下面，把右拐往左腋窝里一挟，腾出一只手去夺横幅标语的竹竿子，扯得横幅标语一歪一斜直晃动，嘴里还嚷着：“还给我，还给我，我不让用！”这使队伍顿时乱了套，人行道上的人们也围了上去。

带头喊口号的那个人急得一手抓住残废人的胳膊，一手直拍自己的大腿：“唉，老庄，昨晚跟你说什么来着？车站里面不让咱呆，咱们借着挪地方的机会，在大街上造造舆论，对解决咱们的问题有好处嘛！”

“不，不，你们把我的床单扯下来！”老庄态度很坚决。

我明白了：横幅标语用的床单，是老庄的。

“你！”带头喊口号的人生气了，“你没骨气！你无意中骂了林彪一句话，就当了八年的‘反革命’，弄个家破人亡，到头来，连伸冤的勇气都没有！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”老庄还是扯住竹竿。“我经不起事了。还我！把我的床单还给我！”

见老庄如此坚决，带头的人无可奈何，只得把横幅标语放倒，拆下粗布床单，还给了老庄。

旁观的人们忽地围上了老庄，都把兴趣投到他的身上。有个

青年操着北京腔问他怎么被定的“反革命”，他边用下颏叠床单边回答了一句话：“在书店买林彪像当上的。”

猛然间，象驱散了浓雾，我一下子想起来了！是他？是他？啊，不错，是他，正是他！哎呀呀，这真是万万没有想到！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被我忘却的人，这个用半宿寒冷为我买到卧铺票的人，就是我……唉，干脆说，正是我使他当上“反革命”的啊！

那是八年前，“九大”开过以后，我到本市新华书店去买“副帅像”。写进党章的人，不挂他的像犯忌讳呀！而且，购买时的遣词用字需格外讲究：

“同志，我‘请’一张像。”

“敬祝永远健康——一角五。”

这样，成了交。我拿着卷好的画像正要离开柜台，只听身后有人喊：“喂？我刚买的林彪像哪去啦？”

我回头一瞅，是个工人打扮的中年人：工作服，鸭舌帽，大头鞋，朴实憨厚。他旁边站着一个戴袖标的红卫兵，正用谴责的目光盯他，大概觉出他的用词不顺耳。柜台里的店员也用眼睛盯他，大概对他的遗失声明感到奇怪。

我也觉得莫名其妙。他买的像明明打成卷挟在腋窝里，怎么硬吵吵没了呢？好忘性！大概是他光顾付钱，完事往柜台上一抓没有，就以为丢了。生活中这类事常发生，我必须提醒他：“在你胳膊底下嘛！”

他低头一瞅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解嘲地说：“哎哟，在这！这事闹的，骑驴找驴！”

说完，他毫不在意地转身就走。红卫兵一愣，店员一愣，我更一愣。我意识到他这话失了口，很严重，但心里也明白，此人心直口快，说话没加思考，纯属无意。但是，我眼前的红卫兵和店员怎么反映呢？如果他们认真起来，我反而不在意，岂不犯了不忠于、不捍卫的弥天大罪？若是事情闹大，自己落个容忍谩骂

副主席的罪名，后果那还了得？

我瞅瞅红卫兵，又瞧瞧店员。店员瞅瞅我，又瞧瞧红卫兵。红卫兵瞅瞅店员，又瞧瞧我。三个人的眼光成了三角形。可能三颗心都是一种想法，又绝对不能沟通。我在担心店员和红卫兵。红卫兵在担心我和店员。店员在担心红卫兵和我。一时相对无言，僵住了！周围的群众看来也听到了那句话，有的一笑走了，有的假装耳聋。如果距离最近的我们三个人有谁也假装没听到走开去，另两个人也会心照不宣地了结此事。但是，那样的时代背景，那样的政治空气，那样的社会思潮，如同一张罗网紧紧地罩住了我们互不相识的三个人。我是“国家的栋梁”，红卫兵是“革命的闯将”，店员是“阶级斗争的战士”。宣传中的标准形象约束着我们还有正常心理的三个人。彼此了解内心，但必须假装出“誓死捍卫”的同忠同勇，谁都知道失言难免，但必须假装大惊小怪；谁都对像上的人心怀不满，但必须假装敬若神明；谁都有自己的本皮本色，但必须假装出另一种人格！

在僵持几秒钟之后，几乎同时指责说：“你说的什么？”

那个失言的工人刚走出几步，回过头也愣住了：“我没说啥呀。”

我相信，这是真心话，他确实还没意识到呢。

红卫兵看到我、店员和她一起演上了正面角色，就把“战斗姿态”摆出来了：“你谩骂副主席！”

“啊？什么？刚才……我说……哎呀呀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”

那个工人忽然想起他的“罪恶”来了，脸顿时煞白，手中的画像卷儿啪一声落到地上。然后，他用两手啪啪地打起自己的嘴巴子来。他每打一下，我的良心就如同被砸了一锤。

但是，一切都无可挽回了。事情到这一步，只有按照它必然的程序发展了。当我离开柜台时，书店的“人保组”把他送走

了。

从此以后，除了公安部门找我打证实材料时知道他是挂云峰铁矿的、名叫庄玉祥以外，再也没有见过他，再也没有想过他。那年头，这样的“小事”数不胜数，而且不久我自己也成了“反革命”，记忆中怎么会留下他的位置呢？

哪曾想，八年后的异地大雪之中，他却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！

哦，他老了。八年的时间他脸上增加了二十年的皱纹，健壮的中年汉子变成老头了。这些年的“全而专政”成效不小哩！

他把粗布床单叠起来插进拐杖三角形的叉里，一瘸一拐地走上人行道，离开了围观的人群。他每迈一步，雪地上就留下一个脚印和两个拐杖戳的圆点。内疚、惭愧、自责、悔恨，象几条鞭子抽打着我，身不由己地跟随在他的后面。直到人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我才急走几步，撵上了他。

“老庄，你慢走。”

“啊。啊？是同志你？票根错了？”

“不，不。我是……我是想问你：是不是挂云峰露天铁矿的？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“你的腿？”

“斑房太潮，得了脉管炎，锯了。”

我的心也象被锯了，泪水模糊了眼睛。

“你没找矿上吗？”

“哪能不找！可是，今天推到明天，下头推到上头。唉，但凡有办法，我何必瘸到这来要活干？”

“唉！你残废成这样还干什么活，你的事包在我身上！”

“谢谢！谢谢！那，不敢当！刚才你已经帮了我一个大忙！”